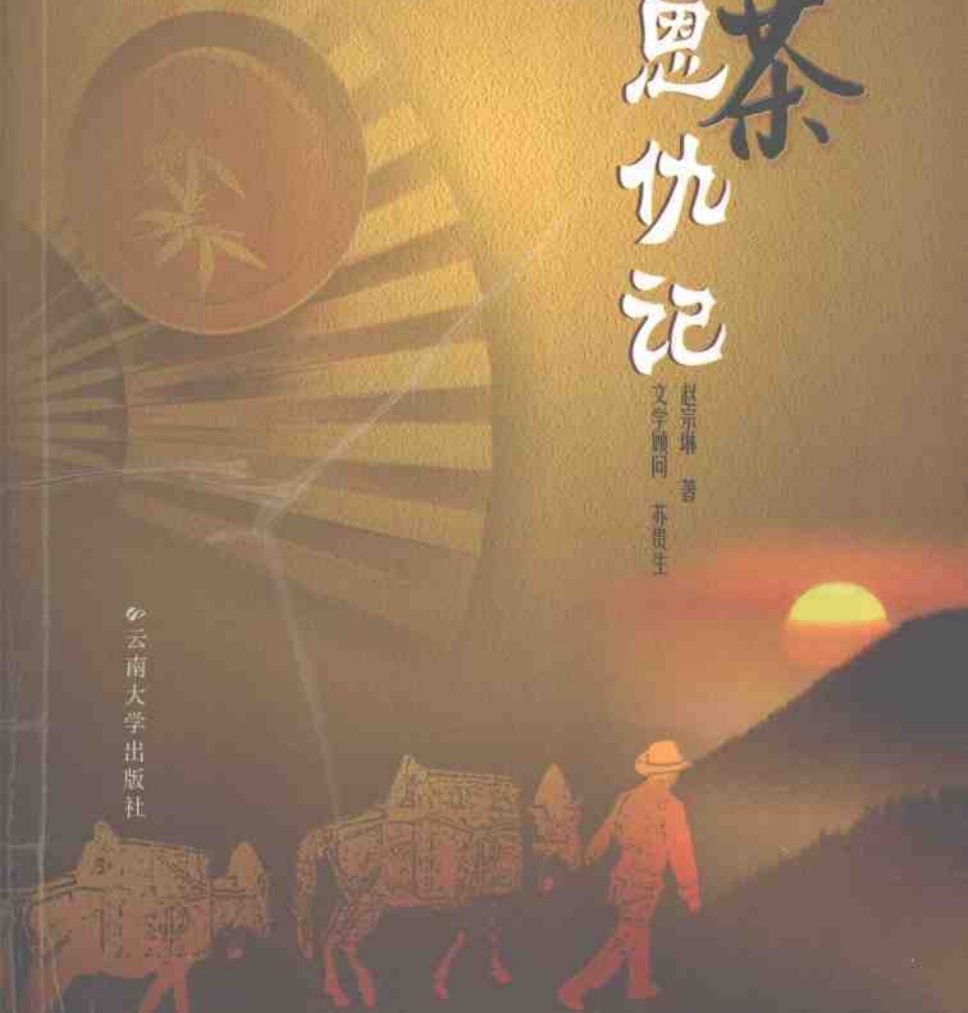


所讲述的/正是这厚重历史中/鲜为人知的/故事

# 国茶 思仇记

赵宗琳 著  
文学顾问 苏贵生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

曾记得有这么一段名句，大概意思是说：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不知从哪个方向飞来无数的碎片，击中了我的心灵，留下了点点伤痕，在我年老的时候，从这些伤痕上长出了思想。本书的作者赵宗琳先生最终酝酿成《国茶恩仇记》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句话。

云南龙生绿色产业有限公司资助出版

ISBN 978-7-81112-480-4




9 787811 124804 >

定价：16.80元

# 国茶恩仇记

赵宗琳 著

云南大学出版社  
样 书

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殇恩仇记/赵宗琳著. —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  
2007

ISBN 978-7-81112-480-4

I. ①国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0843号

## 国殇恩仇记

赵宗琳 著

策划编辑: 冯红梅

责任编辑: 纳文汇 傅丽杰

封面设计: 刘 雨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4.75

字 数: 100千

版 次: 200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12-480-4

定 价: 16.80元

社 址: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菲园内  
(邮编: 650091)

发行电话: 0871-5033244 50310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yunp.enns>

E-mail: market@yunp.enns

## 序 言

曾记得有这么一段名言，大概意思是说，在我年少的时候，不知从哪个方向飞来无数的碎片，击中了我的心灵，留下了点点伤痕；在我年老的时候，从这些伤痕上长出了思想。本书的作者赵宗琳老先生最终酝酿成《国殇恩仇记》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句话。

赵宗琳老先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下放到思茅，历史的错误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沮丧和失望，他乐观豁达的性格却让他在那艰苦的环境下有了新的发现——边疆旖旎神奇的自然风光、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、博大精深的普洱茶文化……均使其为之深深感动。于是，他搜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，笔耕不辍，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。花甲之年仍寄情于普洱，把宣传普洱、宣传普洱茶当做己任，盼望在有生之年把丰富多彩的普洱民间故事和传说介绍给世人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普洱。如今，他把自己在普洱期间经历的点点滴滴和听闻积攒在一起，并经过调查了解和研究整理，最终写成了《国殇恩仇记》一书。赵老先生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。

该书以20世纪初，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，组织护国军讨袁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背景，以边疆有为青年白干飞的

生活为线索，辐射了当时整个恩普地区的风貌和人文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小说尝试着体现“个人”与“社会”的关系，力图在社会这个庞大的主体之中对本书的主人公白于飞予以驾驭：他虽有一身硬本领，却在经历了恩师（蔡铸）去世、家破人亡、杀死仇家后，“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”，最终在刀南居士的点拨下恍然大悟，到广州投奔孙中山，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。这些无疑在说明，一段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，是因为千千万万个个体生命的存在，他们历经历史之书的每一个字句和标点，从而组成了情境中的每一段情节和情节。他们拥有言说历史的话语权，同时，也被历史淹没在社会潮流急骤变革的浮泛之中，留给我们后人的是更多的思考和无限的遐想。

《国茶恩仇记》是在普洱市提出“中国茶城大品牌战略”后诞生的，是这块热土上又一部有关普洱茶、有关普洱的文学产品。她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诞生在这片土地上，是因为在致力打造“文化普洱”的不懈努力中，各方面的共同参与，使她有了适合生长的沃土，许多在民间传拾可得的神话、传说、故事、民谣，等等，也因为重视，逐步变得有价值起来、更加鲜活起来。这既是历史积淀的必然，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，更是注重挖掘、开发的结果。《国茶恩仇记》所讲述的正是这厚重历史中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它的结集出版无疑是茶城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个亮点。

罗曼·罗兰曾经说过：“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一本书是一种享受，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韵味与自由自在。”带着对普洱的热爱阅读此书，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获得

或多或少的感悟。

真诚地感谢每一位关心普洱、支持普洱文化建设的朋友；真诚地感谢作者的信任，“序”说几句，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。

朱飞云

2007年6月22日

## 前 言

近年来，云南普洱茶再度焕发了无限的生命力，文人墨客喜爱它茶味醇厚悠长、回味无穷，一般市民认为常饮普洱茶有益健康，起到消除疲劳、强身健体的功效。现在不仅云南人爱品普洱茶，整个中国，乃至世界的人都把普洱茶作为最喜爱的饮品之一。

有了孙悟空，自然就有假猴王。市场上形形色色的普洱茶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，但要买到正宗制作的普洱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本人对普洱茶有些许研究，常在友人当中说三道四，谈茶论道，故而小有名气。

一日受友人邀约，登嵩山品茗阁参加一个普洱茶研讨会，赴会者十三四人，俱是省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，会上发言踊跃，各抒己见，从茶叶的栽培、采摘、制作，一直谈到市场上的价格、品质、真伪，讨论中不乏真知灼见，令人受益匪浅。

午时，东道主龙生公司董事长朱启忠先生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略事休息后，会议继续进行，先是为与会者重新换上香茗、摆上四色果脯，六名唐装少女轻歌曼舞为大家表演了一曲“霓裳采茶舞”，歌声醉人，舞姿曼妙，众人不觉精神为之一振；随后朱启忠先生对上午大家的发言进行

点评：“诸公的言论各有见地，确实难得，依吾愚见能辨普洱茶之真伪、品质的高低者在茶道之中可算入门之上丁；对种茶、制茶或是销售做过研究，并有独到见解者可称为茶道中的博士；最高层次者为茶圣，茶圣论茶不屑就茶论茶，而是把茶看做一个有生命力的精灵，懂得茶的品格，茶的感情，理解茶在国人心目中的文化内涵，可惜这种人才不多，不然对繁荣普洱茶文化、把普洱茶推向世界可以更上一层楼。”

一位专家说道：“普洱茶博大精深，能对普洱茶的方方面面都能了解，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，至于说普洱茶有品格、有感情，我们向来有些高深莫测，茶就是茶，怎能说有品格、有感情呢？倒要请朱总指点。”

朱总望着遥远的天际、飘浮的白云良久，想了很大的灰心似的才对大家说：“各位研究普洱茶，就茶论茶，那么茶就只是—种商品，按质论价，确实只是货币交换的一件物品；若把普洱茶放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层面上，各位倘若能真正了解普洱茶的渊源去脉，就会看到普洱茶的高尚品格，跟人—样的有情感，是与人—样有骨有血的。今天还有些时间，我就跟各位讲讲普洱茶的荣辱兴衰、悲欢离合……”

—段时间以来，朱启忠讲的那个普洱茶的故事，深深的震撼着我的心，占据着我的脑海，挥之不去，长久地感动着我，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，供国人共享，也是—大快事。

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，得到了朱飞云先生、黎素梅女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以及苏贵生先生提供给我的一些宝贵资料和建议，在此，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。

赵宗琳

# 目 录

序 言	.....	(1)
前 言	.....	(1)
第 一 部	.....	(1)
第 一 部	.....	(58)

## 第一部

滇西南群山之中，有一集镇叫磨黑镇，是北通昆明，南达缅甸、泰国交通重镇。磨黑盐远近闻名，更有普洱茶是历代朝廷指定的贡品，磨黑镇因此二物名声大振。镇上商业繁荣，店铺林立，商贾你来我往，队队马帮穿梭其间，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。

民国初年，磨黑盐业控制在一个叫周胜先的手里，单是制盐的盐丁，他就雇了三四百名，还有一支护乡队，约有三四十人，人手一支洋枪，好不威风，全镇大小事情都得由他做主，他财大气粗，势力庞大，就连普洱县的县老爷对他也要让三分，因此得了个“震震天”的绰号。此人四十五六岁，身形健壮，练就一身拳脚功夫，他自己最得意的是枪法，自称取人性命只需一枪，百步之内弹无虚发。妻子早年过世，只生一女唤傲飞凤，刚从省城女子学堂学成归来，十九岁的大姑娘不耐闺房寂寞，爱在山野间骑马开枪，性格泼辣，人也长得漂亮，镇上人称“辣子仙女”。

思普地区盛产茶叶，统称普洱茶，尤以磨黑罗家所制的茶出名，罗家秘制的普洱茶多年来一直是朝廷的贡品，还由海销到南洋各地，常供不应求。青彝牧民更是少它不得，视它为生活的必需品，就连法兰西、英伦三岛，都有普洱茶的

踪影，莫法宫廷之中更以饮、品普洱茶为时尚。罗家当家人叫罗艺，是个五十多岁的哈尼汉子，为人和善开朗，好助人为乐，深得邻里的敬爱。罗艺原本有个儿子，在一次狩猎时，因同伴遭遇豹子袭击，为救同伴，舍身与豹子搏斗，同伴得救了，他却被豹子咬成重伤，回家不几天，伤口恶化，不治而亡。罗艺老年丧子好不悲伤，幸而还有一女叫阿仙，这个姑娘性情温和善良，能歌善舞，又精于茶道，是镇子上出名的美人。罗艺把女儿视做心头肉，当做生命一般看待。

磨黑，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是南北交通的重镇，磨黑的盐巴和茶叶都需要外运出去，这就应运而生出一种行业——马帮。磨黑的马帮大大小小的有十多支，其中最大的一支有二三百匹马，马锅头姓白名世雄，此人仗义疏财，在恩善地区很有名望，可惜他英年早逝，马帮便交由堂弟白世明照管。白世雄只生一子，名叫白于飞，长得相貌英俊，且聪明好学，从小跟随父亲赶马，练就一副好身板。从前马帮走的路，多是崇山峻岭，密林险滩，且多有歹徒出没打劫过往客商，故而马帮为保自身安全，也都带枪防身。白于飞从小习练，练得一手好枪法，且在马帮风餐露宿的生涯中，磨去了少爷的脾气，增添了坚强的毅力。

白于飞小时候多与阿仙玩耍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年岁稍大更是两情相投，罗艺看在眼里，也觉得白于飞是个不错的少年。一次酒后微醉之时，乘兴说：“于飞啊，再过几年，等你和阿仙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把阿仙嫁你为妻，你可愿意？”惹得两个年轻人双颊飞红，但心里都暗暗高兴，认定对方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

其时，省城讲武堂招收学员，白于飞求学心切，前往应

试高中枪械兵器科。学习期间，每次考试俱名列前茅，他勤奋好学的态度，深得当时云南督军蔡寿的赏识，于是将其收为得意门生。

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磨黑镇上，周、罗、白三姓的恩怨怨，引出了思普地区的一段千秋佳话。

一天，磨黑镇上分外热闹，各家店铺头两天就得到通知，要把街道打扫干净，还需张灯结彩，以庆祝大盐头周胜先周老爷续弦娶妻之喜，新娘就是罗艺之女阿仙。乡亲们嘴上不敢多提，心里却猜点阿仙是白于飞的未婚妻，不知周胜先周何伎俩，趁白于飞在省城读书之际，竟然夺回阿仙为妻。奇怪的是阿仙之父罗艺近日神态呆滞，默默无言，女儿出嫁也是一声不吭。众人想着白于飞要是回来，恐怕难以善罢甘休。

即时，周家大院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常，门庭楼阁装饰一新，阵阵的鼓乐声响彻磨黑镇的每个角落，只见大门口放着一张八仙桌，忙坏了两个临时请来的秀才，一个忙于查验礼单礼品，一个急着执笔登记。其中最显身份的贺客当数普洱县长赏大人了，他除了自己的一份厚礼外，还替府尹陈大人也送来重礼；通关火头人罗光，送的礼物就用了五匹驮马驮着；泉洪火土司刀国才八旬高龄了，不能亲自起来道贺，特命二公子刀灿送来缅甸翠玉手镯一对，珠宝数十颗，磨黑镇内外稍有头脸者谁不想巴结周胜先，大家都借这次机会，大肆讨好他。所以，都争先恐后地前来送礼道贺，一时间把周胜先家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。这时的周家真个是人满堂，礼满堂，笑声也满堂。

只见客厅中央，一个圆桌般大小的“喜”字在红烛的

映衬下熠熠生辉，周胜先披红挂绿，踮脚卷风地拱手向前来贺喜的宾朋道谢。有头有脸的人物两侧落座，一般的只好挤在厅外，就连天井里都站满了人。

赞礼官是方圆几百里唯一中过举的老学究，名唤孙望亭，这时只听孙老举人一声吆喝：“时辰到，请新郎新娘上堂行礼！”

只见屏风后面，两个喜娘搀扶着阿仙走出来，一块大红锦帕盖在新娘头上，看不出她是悲是喜，只见她两只手紧紧地抓着喜娘，像是随时会晕倒过去似的。倒是周胜先两眼笑得挤成一条缝，心里何等自得高兴，暗想娶了个十七八岁的美人，连带把她家普洱茶的制作秘方也娶到了手，今后财源滚滚，钱多势就大，人称自己周遮天，天虽然爆不垮，当个土皇帝却是绰绰有余的，周胜光越想越得意。

一对新人双双站在堂上，赞礼官孙望亭高声唱道：“一拜天地……”两个喜娘按着阿仙正要行礼，门外传来一声断喝：“且慢！”随着人群向两边分开，闪身进来一人，众人一看，正是远在省城讲武堂读书的白于飞。只见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，一字一声地说：“周大老爷，只怕你高兴得太早了，没想到我白于飞还活着吧，你就要乐极生悲了！”周胜先一看白于飞这个时候闯进喜堂，心里暗叫一声：“不好，这事要糟！”一张脸顿时变得煞白。

有人上前问道：“白少爷，你不在省城读书，跑回来阻止周老爷的婚礼干什么？”

又有人说：“周老爷的婚礼，你不愿意祝贺也就算了，干吗跑来捣乱，我们贺客可不答应呀！”

还有人说：“白少爷，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可知阻人婚

婿乃是犯法之事？”

更有人叫道：“白于飞来婿堂上闹事，请吾河县黄大人出来主持个公道吧！”

纷乱间，新娘自己已掀去了盖头，跑向白于飞，依偎在他怀里，双眼垂泪，喃喃地说道：“于飞哥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，如果再迟半步，我们今生怕见不到了。”

白于飞轻轻地把阿仙推到身后，安慰道：“别怕，我来了，他们吃不了你。”

有人叫起来：“白于飞是来抢人家新娘子的，这等狂徒，丈大人还不抓人？”

“县长大人，各位朋友，请听我说，我白于飞来到这里，一不是捣乱，二不是什么闹婚，更不是来抢周胜先的新娘，各位不妨打听打听，阿仙本是我的未婚妻，磨黑馍上无人不晓。我今天来的目的，是向周胜先讨一笔去年欠我的旧债。”白于飞冷冷地说，盯住周胜先补充了一句：“周老爷，今天你该还债了吧！”

县长黄大人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注视着这乱哄哄的局面，这时站起身来对白于飞说：“于飞，你也算是我恩普区的有为学子，做事要有分寸，懂规矩，你说周胜先欠你一笔债，你是来讨债的，那么讨债也该挑个日子，过几天再来不行吗？”

“是嘛，周老爷财大气粗，难道还会欠债不还，几个小钱放天来讨也不迟。”有人帮腔说。

“我就怕周老爷赔不起，所以现在就要请周老爷结清账目。姓周的，你倒说说，这笔账你赔得起吗？”白于飞咄咄逼人地说。

“嗚嗚，是多大一筆款，說出來大家听听，不信馮老爺賠不出來。”著腔的人說。

白于飛用手一指贊禮官孫望亭和通關大頭人羅光說道：“兩位都是証人，那就說出來給大家听听，周莊先欠我的是什麼樣的債，我今天該不該來討還？”

孫望亭和羅光二人張口結舌，半晌才說出話來，只听兩人說：“周老爺欠白少爺一槍之債……”在場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。二人一个在說，一个在補充，等把券據的經過、原委講出來，驚得眾人出了一身冷汗，个个啞口無言。

事情發生在一年前，白于飛放假回家省親，不知不觉又到了開學的日子，白于飛收拾行囊，騎馬趕往省城。次日中午路過通關，肚中飢餓，準備吃些東西好走路，就在一家酒店門口殺好馬，進店一看，到處都是人，找不到一個座位，樓上一層倒是空蕩蕩地好像沒有人，就朝樓上走去。店伙計上前阻攔，口里說道：“对不起，客官，請別上去了，就在下面吧，我替客官找個坐處，樓上今天不待客。”

“豈有此理，樓下擠滿了人，坐都坐不下，樓上空著不讓客人上去，這是什麼道理？”白于飛說道。

“客官別生氣，并非小店不讓客人上去，只因大名鼎鼎的磨黑鎮上的周大老爺今天把樓上全包了，不准人上去打擾，請客官原諒。”店伙計賠着笑臉說。

白于飛一听，忍不住冷笑兩聲說道：“我們磨黑的周大老爺派頭也實在太大了，別人上不得，不信我也上不得。”說着推开店伙計，“噹噹噹”跨上樓梯向樓上徑直走去。上得樓來，就在樓梯口一張桌前坐下，故意向樓下大聲喊道：“店伙計，快拿些酒菜來，少爺吃了好起路。”

突然只听“哈哈……”一阵狂笑之声传入耳中，随即有人说道：“谅别人也不敢向上楼来，我道是谁，原来是白世侄你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来来来，过来一起吃，老叔陪你喝上几杯。”白于飞抬头一看，说话之人正是磨盘镇上踉一踉脚地也会摇一摇的大块头周胜先。白于飞起身致意道：“谢谢周世叔了，我还要赶路，随便吃点菜饭就走，酒足不喝了。”一而扭头向楼下叫道：“店伙计，送几样现成的菜饭来，吃了我还要赶路，快点。”

周胜先说道：“老侄，过来喝一杯，这个面子都不给？再说我还有事与你商量呢。”

白于飞无奈，只好到周胜先那里。周胜先占着酒楼中间一张大圆桌，坐在桌子上方，周围坐着他的账房先生和四五个护乡队员，个个身挎洋枪，霸气十足。

周胜先皮笑肉不笑地招呼白于飞坐下，一边叫店伙计添上杯筷一边说：“老侄今天来得凑巧，我有一事正要与老侄商量，来来来，老侄慢慢吃慢慢听，我们边吃边谈。”说着拿起酒杯把白于飞的酒杯倒满，说一声：“干！”

白于飞只好把这杯酒喝了，正要询问周胜先要商谈何事，楼梯下走上一个人来，人未到，声音先到：“周大老爷好雅兴，来到通关喝酒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怕我请不起你是不是？”上楼来的人长得五大三粗，满脸络腮胡，一看就是个豪直汉子，一身哈尼装束，此人正是通关大头人罗光，白于飞的父亲白世雄生前与罗光交情不错。罗光上得楼来，看见白于飞也在座，十分高兴，拉着白于飞的手问长问短，态度亲热。白于飞道：“罗大叔，我在省城读书，时间紧，没有来看望大叔，望罗叔叔体谅小侄。”